

新五代史

卷三十六
之四十三

涵芬樓
影印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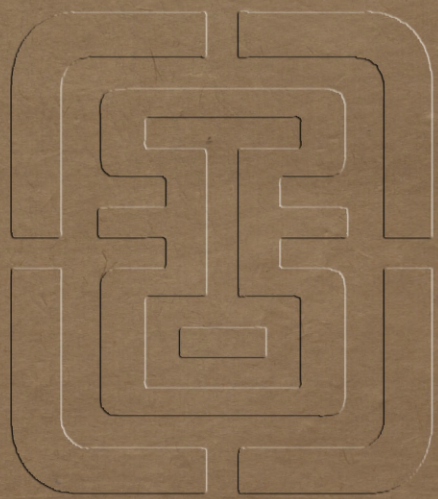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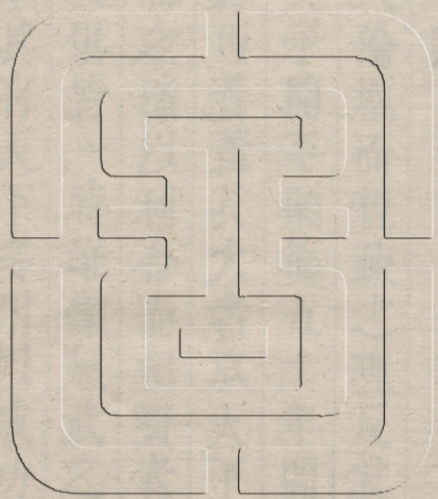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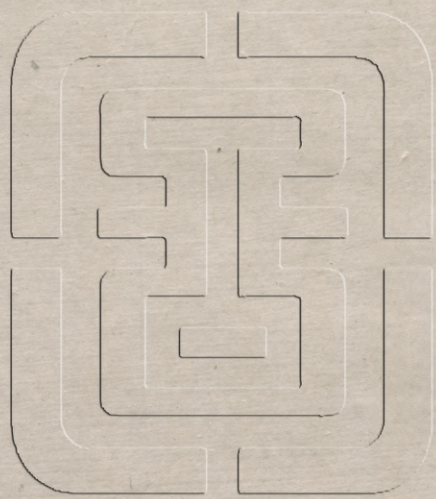
42

43

44

45





五代史卷三十六

宋

歐

陽

修

撰

義兒傳第二十四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爲父子開李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耶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虓武之士往往養以爲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爲明宗其

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
傳李存審後復以符氏大顯故別自爲傳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爲子初名進通後改名嗣昭嗣昭爲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爲內衙指揮使陝州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將二人梁軍救珙嗣昭又敗之于胡壁堡執其將一人光化元年澤州李

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舍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二年晉遣李君慶攻梁潞州君慶爲梁所敗太祖醜殺君慶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洛州梁太祖自將攻之遣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自來棄城走前遇伏兵因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慈隰因大舉擊晉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梁兵會大雨梁軍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瑋叛降梁軍梁軍已去嗣昭復取汾州斬塘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瓌是歲梁兵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乘間

攻梁晉絳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
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敗走友寧追之晉遣李存
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慈隰汾州
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于
契丹嗣昭力爭以爲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
晝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
鎮定皆已絕晉而附梁晉外失木國之援內亡諸州仍
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再於此時嗣昭爲戰之功爲多天
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爲昭義軍
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圍之梁

太祖嘗遣人招降嗣昭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
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甚有恩意梁晉
戰胡柳晉軍敗周德威戰死莊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
昭曰梁軍已勝旦暮思歸吾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
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撓之因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
然之是時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
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軍皆爭
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
晉城德勝矣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州居數月以李紹
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關遮留之嗣昭夜

遯乃得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爲契丹圍之數十里嗣昭以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是時晉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爲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爲賊射中腦嗣昭顧箠中矢盡拔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諸子繼儔長而懦其弟繼韜囚之以自立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不暇究其事因卽以爲昭義軍留後繼韜委其政於魏琢申蒙琢等常教繼韜反繼韜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翰節度判官任圜琢等以謂莊宗召居翰等

問繼韜事繼韜且見誅因以語趣之繼韜乃遣其弟繼遠入梁梁末帝卽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京師繼遠諫曰兄爲臣子以反爲名復何面以見天子且潞城堅而倉廩實不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愈於往而就戮也繼韜不聽繼韜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當嗣昭爲梁圍以夾城彌年軍用乏絕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宦官伶人皆言繼韜初無惡意爲奸人所悞耳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后劉皇后爲言嗣昭功

臣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數召繼韜從獵寵倖無間李存渥尤切齒數詆責之繼韜懷不自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韜陰使人告繼遠令起變於軍中冀天子遣已往安緝之事泄斬于天津橋其二子嘗爲質于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能佐其父反長復何爲乎至是因并誅之卽遣人斬繼遠以繼儔知潞州事已而召繼儔還京師繼儔悉取繼韜伎妾珍翫而不時卽路其弟繼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而大兄不仁利其貲財淫其妻妾吾所不忍也乃服縗麻引數百騎坐戟門使人入殺繼儔節度副使李繼珂募市

人千餘攻繼達繼達走城外自剄死嗣昭七子至明宗時子繼能坐笞殺其母主藏婢婢家告變言繼能反與其弟繼襲皆見殺唯一子繼忠僅免繼忠家于晉陽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晉高祖自太原起兵召契丹爲援契丹求賂高祖貸于繼忠以取足高祖入立甚德之以爲沂棣單三州刺史開運中卒楊氏平生積產嗣昭父子三人賴之

嗣本本姓張氏鴈門人也世爲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太祖太祖愛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擊居庸關以功遷義兒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弘信以先鋒

兵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以戰功遷代州刺史雲州防禦使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莊宗擊劉鄩於故元城下洛磁諸州六月還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殺

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騎射爲鐵林軍將稍以戰功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以爲子從敗康懷英於河西遷左廂馬軍都指揮使從李嗣昭援朱友謙於河中與梁兵力戰稍中其口戰不已遷遼州刺史從莊宗入魏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趣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佗道先入太原以守鄩兵去

嗣恩亦以兵會莊宗于魏從戰于莘遷代州刺史石嶺關以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于太原追贈太尉

存信本姓張氏其父君政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太祖起代北入關破黃巢累以功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遂賜姓名以爲子存信與存孝俱爲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爲之下由是交惡存孝所爲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伐以功領郴州刺史太祖遣將兵救朱宣存信屯于莘縣爲羅弘信所擊存信敗亡太祖子落落

後從太祖討劉仁恭大敗于安塞太祖大怒顧存信曰
昨日吾醉公獨不能爲我戰邪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
殺之存信叩頭謝罪而免由是大懼常稱疾天復二年
卒年四十一

存孝代州飛狐人也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得
之給事帳中賜姓名以爲子常從爲騎將文德元年河
南張言襲破河陽李罕之來歸晉晉處罕之于澤州遣
存孝與薛阿檀安休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還擊河陽
梁亦遣丁會牛存節等助言戰于溫縣梁軍先扼太行
存孝大敗安休休被執是時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

孟方立爭邢洛磁存孝未嘗不在兵間方立死晉取三
州存孝功爲多明年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
李讜攻李罕之于澤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
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爲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
圍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
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未穴者待爾肉
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鬪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
舞稍擒之李讜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還攻潞州唐以孫
揆爲潞州節度使揆儒者以梁卒三千爲衛褰衣大蓋
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谷間伺揆軍過

橫擊斷之擒揆以歸初梁遣葛從周朱崇節守潞州以待揆聞揆見執皆棄去晉遂復取潞州是時張濬韓建伐晉擊陰地關晉以李存信薛阿檀等當濬別遣存孝軍于趙城唐軍戰敗于陰地關濬退保晉州韓建走絳州存孝攻晉州濬兵出戰輒復敗因閉壁不敢出存孝去攻絳州濬建皆走存孝猿臂善射身被重鎧橐弓坐稍手舞鐵撾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初存孝取潞州功爲多而太祖別以大將康君立爲潞州留後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負其功不食者數日及走張濬遷邠州刺史大順二年徙邢州留後是時晉

軍連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爲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王求救於幽州李匡威匡威兵至晉軍輒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譖之曰存孝有二心常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乃附梁通趙自歸于唐因請會兵以伐晉唐命趙王王鎔援之明年趙與幽州有隙懼而與晉和反以兵三萬助晉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太祖自將兵傅其城掘塹以圍之存孝出兵衝擊塹不得成裨將袁奉韜使人說存孝曰公所畏者晉王爾王俟塹成且留兵去諸將非公敵也雖塹何爲存孝以爲然縱兵成塹塹成深溝高壘不可近存孝遂窘城中食盡登城呼曰兒蒙

王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讐乃存信構陷之耳願生見王一言而死太祖哀之遣劉夫人入城慰諭之劉夫人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於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爲之耳太祖叱曰爾爲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爲之邪縛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之以徇然太祖惜其材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爲之不視事者十餘日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存孝已死太祖與諸將博語及存孝流涕不已君立以爲不然太祖怒酖殺君立君立初爲雲州牙將唐僖宗時逐段文楚與太祖俱起雲中

蓋君立首事其後累立戰功表昭義節度使以存孝故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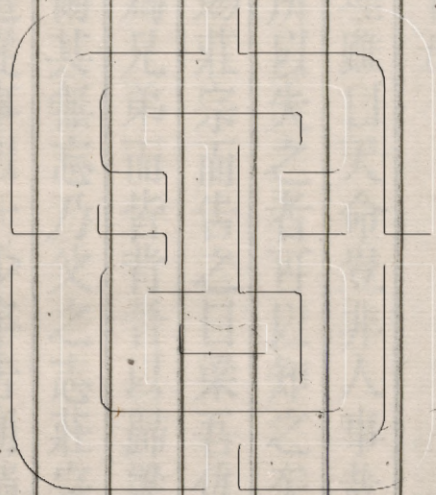
存進振武人也本姓孫名重進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太祖入關破黃巢以爲義兒軍使從莊宗戰柏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歷慈沁二州刺史莊宗初得魏博以爲天雄軍都部署治梁亂軍一切以法人有犯者輒梟首磔尸於市魏人屏息畏之從戰河上以功遷振武軍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爲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爲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葦竿維大艦爲浮梁莊宗大喜解衣以賜之晉討張文禮於

鎮州久不克而史建瑋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
進代嗣昭爲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
就存進伐木爲柵晉軍晨出芻牧文禮子處球以兵千
餘逼存進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
歿于陣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本姓爲洋州節度
使潞王從珂以鳳翔反漢韶與張虔釗會唐軍討之唐
軍皆降于從珂獨漢韶與虔釗軍不降俱奔于蜀事蜀
歷永平與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于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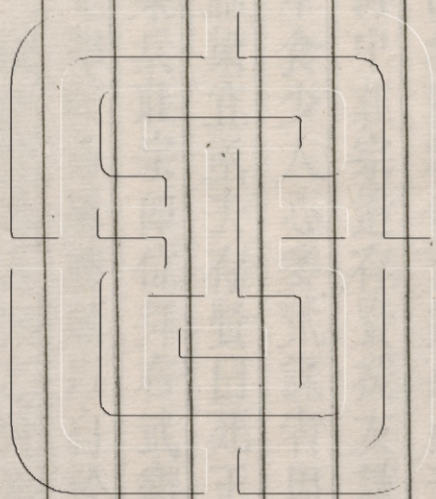
存璋字德璜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太祖入關破黃
巢累遷義兒軍使太祖病革存璋與張承業等受顧命

立莊宗爲晉王晉王以存璋爲河東馬步軍使晉自先
王時嘗優假軍士軍士多犯法踰禁莊宗新立尤患之
存璋一切繩之以法境內爲之清肅從攻夾城戰柏鄉
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於魏博梁遣王檀來
乘虛襲太原存璋以汾州兵入太原距守以功遷大同
軍防禦使遂爲節度使天祐十九年以疾卒追贈太尉
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爲軍卒善角觝太祖擊
黃巢于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後爲義兒軍副兵
馬使遷沁州刺史先時沁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
險立柵而寓居至存賢爲刺史曰徙城避敵豈勇者所

爲乃復城故州梁兵屢攻之存賢力自距守卒不能近
遷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又遷慈州天祐十八年梁兵
攻朱友謙于河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謙是時友謙新叛
梁歸晉而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謀者因謂存賢曰河中
人欲殺子以歸梁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
恨哉卒擊走梁兵莊宗卽位拜右武衛上將軍莊宗亦
好角觝嘗與王都較而屢勝頗以自矜因顧存賢曰爾
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博而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
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宮中歎曰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
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方之事誰可代之因
顧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食言卽日以爲盧
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幽州年六十五贈太傅



五代史卷三十六



五代史卷三十七

宋

歐

陽

修

撰

伶官傳第二十五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
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
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
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
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
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
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

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爲王至於爲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篋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卧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咎繼岌而逐之宮中以此爲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

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音閣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二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

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飢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羣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女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常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母縱兒女鬻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

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佗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爲最是時諸伶入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爲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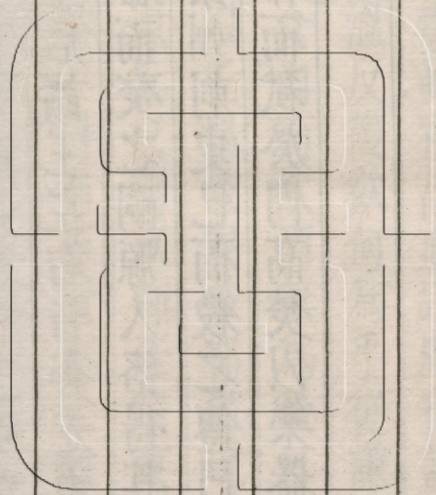
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闈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爲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乂崇韜之婿也進讒於莊宗曰存乂且反爲婦翁報仇乃囚而殺之朱友謙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人皆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

而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寃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者爲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是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子建徽爲澶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祕其事夜半馳出城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

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弑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暉聞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巡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未至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入于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爲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爲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爲養子崇韜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

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寃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又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爲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罄爾之貲食肉而飲酒無爲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溫故俟破鄴盡坑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爲亂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爲拒四月丁亥朔朝羣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于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爲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卷三十七



五代史卷三十八

宋

歐

陽

修

撰

宦者傳第二十六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闈爲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爲人及昭宗爲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

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

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劔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讎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踣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

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咎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卽皇帝位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

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攻之養子昭宗時爲范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爲昭義監軍莊宗卽位與郭崇韜並爲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于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柱指去行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

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于至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于長安年七十一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傑然與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

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

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粹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也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旣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旣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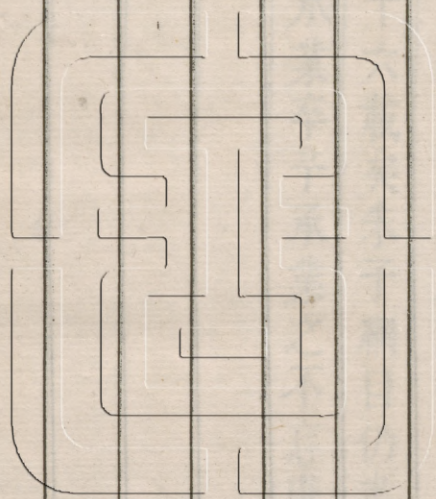
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莊宗未滅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爲樞密使而不用事有宣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李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黷貨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狎暱黃門內養之徒也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反天下皆知禍

起於魏孰知其啓明宗之二心者自紹宏始也郭崇韜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爲之也當此之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邪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者亡竄山谷多削髮爲浮屠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之都亭驛流血盈庭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干政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旣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

言秦王反卽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後愍帝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潞廢帝惡而殺之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爲其爲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

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五代史卷三十八

五代史卷三十八考證

張承業傳肩輿入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
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正憲。臣文清按張承業卒
時唐亡已十六載矣朱子綱目仍書曰唐特進河東
監軍使張承業卒予承業之不忘唐也可補此處之
缺

五代史卷三十八考證

五代史卷三十九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二十七

王鎔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爲鎮州王武
俊騎將武俊錄以爲子遂冒姓王氏沒諾干子曰末坦
活末坦活子曰昇昇子曰延湊廷湊子曰元達元達子
曰紹鼎紹懿紹鼎子曰景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爲鎮州
騎將自景崇以上四世五人皆爲成德軍節度使景崇
官至守太尉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卒子鎔立年十
歲是時晉新有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赫

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而交爭鎔介於其間而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彊而畜積富爲唐累世藩臣故鎔年雖少藉其世家以取重自四方諸鎮廢立承繼有請於唐者皆因鎔以聞自晉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邢洺磁三州景福元年乃大舉擊趙下臨城鎔求救於李匡威匡威來救晉軍解去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堅固新市晉王與處存皆自將而鎔未嘗臨軍遣追風都團練使段亮剪寇都團練使馬珂等以兵屬匡威而已匡威戰磁河晉軍大敗明年春晉攻天長軍鎔出兵救之敗于叱日嶺晉軍遂出井陘鎔又求救於

匡威晉軍解去初匡威悅其弟匡儔之婦美而淫之匡儔怒及其救鎔也誘其軍亂而自立匡威內慙不敢還乃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于京師行至深州鎔德匡威救已使人邀之館于梅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李正抱者少游燕趙間每徘徊常山愛之不能去正抱匡威皆失國無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泣然而泣乃與匡威謀劫鎔而代之因詐爲忌日鎔去衛從晨詣館慰坐定甲士自幕後出持鎔兩袖鎔曰吾國賴公而存誠無以報厚德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以位與匡威匡威素少鎔以謂無能爲也因與鎔方轡詣府將代其

位行過親事營軍士閉門大譟天雨震電暴風拔木屋
瓦皆飛屠者墨君和望見鎔識之從缺垣中躍出挾鎔
于馬負之而走亂軍擊殺匡威正抱燕人皆死匡儔雖
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鎔甚急鎔旣失燕援而晉軍急
攻平山劫鎔以盟鎔遂與晉和其後梁太祖下晉邢洺
磁三州乃爲書詔古木鎔使絕晉而歸梁鎔依違不決
一作晉將李嗣昭復取洺州梁太祖擊敗嗣昭嗣昭棄
洺州走梁獲其輜重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事太祖怒
因移兵常山顧謂葛從周曰得鎮州以與爾爾爲我先
鋒從周至臨城中流矢臥輿中梁軍大沮梁太祖自將

傅城下焚其南關鎔懼顧其屬曰事急矣柰何判官周
式辨士也對曰此難于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梁太
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
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爲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
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鎔與嗣昭
書示式式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
天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
封睦鄰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
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
嗣昭以爲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

待嗣昭乎梁太祖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
因延式於上坐議與鎔和鎔以子昭祚爲質梁太祖以
女妻之太祖卽位封鎔趙王鎔祖母喪諸鎮皆弔梁使
者見晉使在館還言趙王有二志是時魏博羅紹威卒
梁因欲盡取河北開平四年冬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
博將夏誼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爲北面行
營招討使鎔懼乞兵于晉晉人擊敗景仁於栢鄉梁遂
失鎮定而莊宗由此益彊北破幽燕南并魏博鎔常以
兵從鎔德晉甚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奉觴爲壽莊宗
以鎔父友尊禮之酒酣爲鎔歌拔佩刀斷衣而盟許以

女妻鎔子昭誨鎔爲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爲兵先佗兵
攻趙常藉鄰兵爲救當是時諸鎮俱弊於戰爭而趙獨
安樂王氏之無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帶務夸侈爲嬉遊
鎔尤驕於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
訥留游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
逾月忘歸任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鎔同臥起天
祐十八年冬鎔自西山宿鶻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
者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
軍國之用爲游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還使一夫閉
門不納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弘

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環甲露刃於帳前日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弘規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答弘規呼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鎔前鎔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夫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爲亂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鎔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鎔少子昭誨年十歲其軍士有德鎔者藏之穴中亂定髡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與之震匿昭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嶽爲浮圖易名崇隱明宗時昭誨已

長思歸而鎔故將符習爲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習表於朝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爲少府監云張文禮者狡獪人也鎔惑愛之以爲子號王德明鎔已死文禮自爲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寶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爲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子處瑾秘喪拒守擊敗習等以李嗣昭代之嗣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歿乃以符存審爲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子處瑾處球處琪等折足歸于晉趙人請而醢之磔文禮尸于市

羅紹威字端已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爲魏州貴鄉人父弘信爲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古本殺其帥樂彥貞立其將趙文建爲留後已而又殺之牙將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爲我帥者弘信從衆中出應曰我可爲君等帥也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共立爲留後唐昭宗卽位拜弘信節度使梁太祖將攻晉乞糴于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淇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兗鄆北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于魏太祖聞遣使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

還滅魏矣弘信以爲然乃發兵擊存信於莘縣太祖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于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太祖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爲卑辭厚幣以聘魏魏使者至梁太祖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爲厚已以故太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爲之患也弘信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立幽州劉仁恭以兵六十萬攻魏屠其城紹威求救於梁大敗燕軍

於內黃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
州遂敗燕軍於老鵝隄紹威以故德梁助已魏博自田
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
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皞韓君雄樂
彥貞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遂古本作逐殺之紹威爲人精
悍明敏通習吏事爲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
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
佺作亂紹威誅之乃間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
太祖許之爲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於魏紹威因悉
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梁女卒

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兵實輿中以長直軍千人
雜輿夫入魏詐爲助葬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奴
兵數百會嗣勳兵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
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分入
瀘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爲悉平之牙軍死魏兵
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是歲
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
百里起亭埃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
以此重困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
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

會晉軍破梁潞州太祖自長蘆歸過魏疾作臥府中諸將莫得見紹威懼太祖終襲已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爲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太祖大喜乃急歸太祖卽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爲五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嘆曰吾聞蕭何守關中爲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爲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燕王劉守光囚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常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太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

時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紹威自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陽淇門爲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益以紹威爲盡忠遣將程厚盧凝督其役舟未成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梁一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監府事語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爲我彊飯如有不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今使周翰監府事尙冀卿復愈耳紹威仕梁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尙書令謚曰貞壯子三人延規官至司農卿卒周翰襲父位乾化二年八月爲楊師厚所逐徙爲宣義軍節度使

卒于官年十四周敬代爲宣義軍節度使年十歲徙鎮忠武明年爲秘書監駙馬都尉光祿卿唐莊宗時爲金吾大將軍明宗以爲匡國軍節度使罷爲上將軍晉天福二年卒年三十二廷規娶梁太祖二女一日安陽公主一日金華公主周翰娶末帝女曰壽春公主周敬亦娶末帝女曰晉安公主

王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爲唐神策軍吏官至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子處存處直處存以父任爲驍衛將軍定州已來制置內閣廡宮苑等使乾符六年卽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

長安處直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第功而收城擊賊李克用爲第一勤王倡義處直爲第一乾寧二年處直卒于鎮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郜爲留後卽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爲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郜遣處直率兵拒之戰于沙河爲梁兵所敗敗兵返入城逐郜郜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爲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絕晉而事梁出絹十萬四犒軍乃與梁盟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原王太祖卽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于晉處直亦遣人至

晉願絕梁以自効晉兵救鎔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於栢鄉其後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而客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以爲神使衣道士服以爲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決焉初應之於陘邑闌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爲子而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給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爲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爲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李匡儔假

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詣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于別籍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爲都所殺都爲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爲節度副使張文禮弒王鎔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然鎮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毋發兵莊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子郁當郤之亡于晉也郁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爲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

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兵且許召郁爲嗣都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晉常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爲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爲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於西宅處直奮起椹其胷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兵遂欲齧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初有黃蛇見于牌樓處直以爲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巢麥田

中處直以爲已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莊宗已敗契丹于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懽甚以其子繼岌娶都女以都爲義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賜與鉅萬莊宗以繼岌故待都甚厚所請無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都爲人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是時唐兵擊契丹數往來定州都供饋多闕益不自安和昭訓爲都謀曰天子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離可爲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於汴州都遂亦反遣人以蠟書

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皆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郁招契丹爲援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璘龍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爲晏球所敗季璘弘壽被執晏球責曰吾常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對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見殺弘壽臨刑神色自若晏球屯軍望都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禿餒得數騎遜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闖得一男子愛之使冒姓李名繼陶養於宮中以爲子明宗卽位安重誨出以乞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給其衆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者曰繼陶也共詬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契丹二千人守城呼禿餒爲餒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都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絕于中山而處存有子鄴鄴子廷侑與莊宗連外姻爲人驍勇自爲軍校能與士卒同辛苦明宗時歷貝忻密澶隰州刺史范延光反于鄴晉高祖以廷侑爲楊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延光有功拜彰德軍節度使初處直爲都所囚幼子威北走契丹契丹謂晉高祖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

對曰中國之法自將校爲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使請送威歸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爲天子豈有漸乎高祖聞之遽徙廷循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海而卒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爲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爲人有勇好大言可舉死于匡威惡其爲人不欲使居軍中徙爲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平之匡威喜復以爲將使戍蔚州戍兵過期不得代皆思歸出怨言匡威爲弟匡儔所逐仁恭聞亂

乃擁戍兵攻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于晉晉以爲壽陽鎮將仁恭多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寓尤謹每對寓涕泣自言居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愛之乾寧元年晉擊破匡儔乃以仁恭爲幽州留後留其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爲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其後晉攻羅弘信求兵於仁恭仁恭不與晉王以書微責誚之仁恭大怒執晉使者殺燕留得等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子守文襲滄洲逐節度使盧彥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爲其子請命于唐昭宗

遲之未卽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爲我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何屢求而不得也昭宗卒以守文爲橫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稱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於梁梁遣李思安救魏大敗守文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之自魏至長河橫尸數百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漠二州仁恭懼復附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于瓦橋梁軍壁長蘆深溝高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

食析骸而爨或丸堊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於晉晉王爲之攻潞州以牽梁圍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然仁恭幸世多故而驕於富貴築宮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女充其中又與道士鍊丹藥冀可不死令燕人用堊土爲錢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其工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處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烝之仁恭怒笞守光逐之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山守光自外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小喜无行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父且囚卽率兵討守光至于盧臺爲

守光所敗進戰玉田又敗乃乞兵于契丹明年守文將契丹吐渾兵四萬人戰于鷄蘇守光兵敗守文陽爲不忍出於陣而呼其衆曰毋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守文躍馬而擒之又囚之於別室旣而殺之守文將吏孫鶴呂充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斛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瑾土馬相食其驥尾充等率城中飢民食以麴號宰殺務日殺以餉軍久之延祚力窮遂降守光素庸愚由此益驕爲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刷剔其皮膚以死燕之士逃禍于佗境守光身衣赭黃謂其將吏曰

我衣此而南面可以帝天下乎孫鶴切諫以爲不可梁攻趙趙王王鎔求救於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而梁伐之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晉已先破梁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與我盟而背之今急乃來歸我且兩虎方鬪可待之吾當爲卞莊子也遂不出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兵於栢鄉進掠邢洛至于黎陽守光聞晉王空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語動鎮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願率二鎮以從晉然誰當主此盟者晉人患之謀曰昔夫差爭黃池之會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越千里以伐人

而疆燕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爲之班師守光益以爲諸鎮畏其強乃諷諸鎮共推尊已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鎔等以墨制冊尊守光爲尙書令尙父守光又遣人告于梁請授已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遣閣門使王瞳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光尙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尙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爲尙父誰當帝者乎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晉使者

下獄置斧鑕于其庭令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滄州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推之伏鑕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命窒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以王瞳齊涉爲左右相晉遣太原少尹李承勳賀冊尙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勳稱臣承勳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明年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祈溝關入其澶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常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于德威曰予得罪于晉迷而不

復今其病矣公善爲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
尙未郊天何至此耶予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佗也守
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
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錄功赦過
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爲朱温下耳
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寬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
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
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俟晉王至則降晉王乃自臨軍
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
耳惟王所爲也守光有嬖者李小喜勸其母降守光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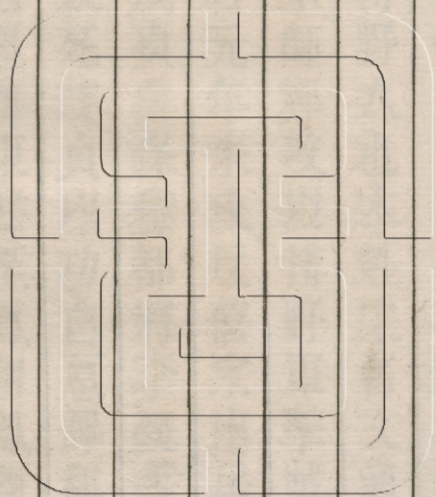
請俟佗日是夕小喜叛降于晉軍明旦晉軍攻破其城
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
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
得食遣其妻祝氏乞食于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
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晉
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
光并其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置
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
坐飲食自若皆無慙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俎
練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

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小喜小喜瞋目曰囚父弑兄蒸其骨肉亦小喜教爾耶晉王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爲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鴈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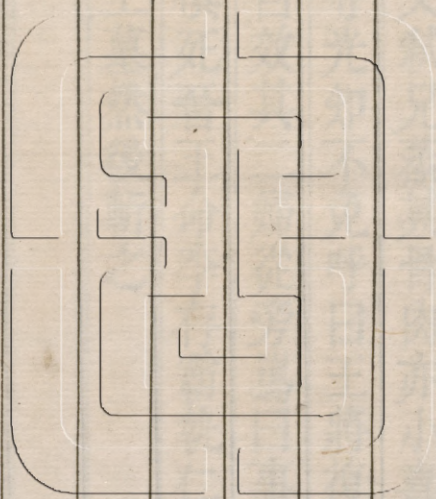
五代史卷三十九

五代史卷三十九考證

羅紹威傳行至歷亭○亭監本訛序今從閣本改正



五代史卷三十九考證



五代史卷四十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為博野軍卒戍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長遷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鋌等敗行瑜於大唐峯明年玫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

僖宗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隴西郡王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於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爲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旬服生靈因茲受弊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

大兵疆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佗日雖欲誅晁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覃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輿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覃王率扈駕軍五十四都戰于盤屋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讓能也陳兵臨臯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惟殺臣可

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賜死
茂貞乃罷兵明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
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
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
王保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
磎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
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
居于石門茂貞以兵至鄠縣斬繼鵬自贖晉兵已破王
行瑜還軍渭北請擊茂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
欲庇之以爲德而冀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

而自贖矣乃詔罷歸晉軍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憂未
已也昭宗自石門還益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
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已亦治兵請覲京師大恐居人
亡入山谷茂貞遂犯京師昭宗遣覃王拒之覃王至三
橋軍潰昭宗出居于華州遣宰相孫偓以兵討茂貞韓
建爲茂貞請乃已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其後
昭宗爲宦者所廢旣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諸宦
者陰與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彊以
爲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宦者恃
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胤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

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
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
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
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
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
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
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
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求路以爲生茂貞窮迫謀
以天子與梁以爲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
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平三年正月茂貞與

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
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
矣及梁太祖卽位諸侯之彊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
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爲皇后鳴稍羽扇視朝
出入擬天子而已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
以地狹賦薄下令推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
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初
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有地二十
州其被梁圍也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邠寧鄜坊入于
梁秦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

二十州者

岐隴涇原渭武秦成階鳳邠

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

寧慶衍鄜坊丹延梁洋也

上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
曦來朝莊宗以其耆老甚尊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
同光二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諡曰忠敬從曦爲人柔而
善書畫茂貞承制拜從曦彰義軍節度使茂貞卒拜鳳
翔節度使魏王繼岌征蜀爲供軍轉運應接使蜀平繼
岌遣從曦部送王衍行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
納從曦遂東至華州聞莊宗之難乃西歸明宗入立聞
重厚嘗拒從曦遣人誅之從曦上書言重厚守鳳翔軍
民無所擾願貸其過雖不許士人以此多之歷鎮宣武

天平從曦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省
理鳳翔人愛之廢帝起鳳翔將行鳳翔人叩馬乞從曦
廢帝入立復以從曦爲鳳翔節度使卒年四十九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爲蔡州軍校隸忠武軍
將鹿晏弘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亦死
晏弘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蜀所過
攻劫行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弘東走
許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長安建爲潼
關防禦使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賤
習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初

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爲其名目以視之
久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
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
皆武夫獨建撫緝兵民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亦
善緝荆楚當時號爲北韓南郭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
伐晉濬敗建自含山遯歸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爭
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貞助珙昭宗不許建等
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昭宗見建等責之行瑜茂貞惶
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
等謀廢昭宗會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晉兵問罪三

鎮兵傅華州建登城呼曰弊邑未嘗失禮於大國何爲
見攻晉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也已而與
晉和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
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昭宗
於富平泣曰藩臣倔彊非止茂貞若捨近畿而巡極塞
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是時天子孤
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衛
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
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北
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煙生

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佗鎮昭宗召建將辨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辨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延王戒丕使于晉以謀興復戒丕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之何爲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建已殺諸王乃營南莊起樓閣欲邀昭宗遊幸

因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謂建曰汝陳許間一田夫爾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因泣下獻欵李茂貞梁太祖皆欲發兵迎天子建稍恐懼乃止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自爲建畫像封建潁川郡王賜以鐵券建辭王爵乃封建許國公梁太祖以兵嚮長安遣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太祖使鄴召建乃出降太祖責建背已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太祖怒卽殺巨川以建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陽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曰遷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繫卿兩

人次何皇后舉觴建躡太祖足太祖乃陽醉去建出謂太祖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尤德之表建平盧軍節度使太祖卽位拜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有言太祖亦優容之太祖郊于洛建爲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太祖崩許州軍亂見殺年五十八

李仁福不知其世家當唐僖宗時有拓拔思敬者爲夏州偏將後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敬卒乾寧二年以其弟思諫爲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史官實錄多闕諸鎮因時崛起自非有大善惡暴著

于世者不能紀其始終是時興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同華諸鎮之兵四面並起而交爭獨靈夏未嘗爲唐患而亦無大功朱玫之亂思敬與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橋其後黃巢陷京師王重榮李克用等會諸鎮兵討賊思敬與破黃巢復京師然皆未嘗有所可稱故思敬之世次功過不顯而無傳梁開平二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爲留後梁卽拜彝昌節度使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彝昌是時仁福爲蕃部指揮使戍兵于外軍中乃迎仁福立之不知其於思諫爲親疎也是歲四月拜仁福檢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終梁之世奉正朔而

己是時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數會兵攻仁福梁輒出兵救之仁福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卒其子彝超自立爲留後自仁福時邊將多言仁福北通契丹恐爲邊患明宗因其卒乃以彝超爲延州刺史彰武軍節度使而徙彰武安從進代之恐彝超不受代遣邠州藥彥稠以兵圍之百餘日不克夏彝超果不受代從進與彥稠以兵圍之百餘日不克夏州城壁素堅故老傳言赫連勃勃蒸土築之從進等穴地道至其城下堅如鐵石鑿不能入彝超外招党項抄掠從進等糧道自陝以西民運斗粟束芻其費數千人不堪命道路愁苦明宗遂釋不攻以彝超爲定難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卒其弟彝興累官檢校太師兼侍中周顯德中封西平王其後事具國史

韓遜不知其世家初爲靈武軍校當唐末之亂據有靈鹽唐卽以爲節度使而史失不錄不見其事梁開平三年封朔方節度使韓遜爲潁川王始見於史是時邠寧楊崇本鄜延李周彝鳳翔李茂貞皆與梁爭戰獨遜與夏州李思諫臣屬于梁未嘗以兵爭李茂貞嘗遣劉知俊攻遜不能克遜亦善撫其部部人皆愛之爲遜立生祠貞明中遜卒軍中立其子洙爲留後梁卽以爲節度

使至莊宗時又以洙兼河西節度天成四年洙卒卽以洙子澄爲朔方軍留後其將李賓作亂澄乃上書請師於朝明宗以康福爲朔方河西節度使以代澄由是命吏而相代矣韓氏自遜有靈武傳世皆無所稱述澄後不知其所終

楊崇本幼事李茂貞養以爲子冒姓李名曰繼徽茂貞表崇本靜難軍節度使後梁太祖攻岐未下乃移兵攻邠州崇本迎降太祖使復其姓賜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爲質崇本妻有美色太祖用兵往來河中嘗幸之崇本妻頗媿耻間遣人誚崇本曰大丈夫不能庇其伉

儷我已爲朱公婦矣無面視君有刀繩而已崇本涕泣憤怒其後梁兵解岐圍崇本妻得歸崇本乃復背梁歸茂貞茂貞西連蜀兵會崇本攻雍華關西大震太祖以兵西至河中遣柳王友裕擊之友裕至永壽而卒梁兵乃旋崇本屯美原太祖復遣劉知俊康懷英等擊之崇本大敗自此不復東乾化四年爲其子彥魯所弑崇本養子李保衡殺彥魯以降梁

高萬興河南人也唐末河西屬李茂貞茂貞將胡敬璋爲延州刺史萬興與其弟萬金俱事敬璋爲騎將敬璋死其將劉萬子代爲刺史梁開平二年葬於州南萬子

在會其將許從實殺萬子自爲延州刺史是時萬興兄弟皆將兵戍境上聞萬子死以其部下數千人降梁梁太祖兵屯河中遣同州劉知俊以兵應萬興攻丹州執其刺史崔公實進攻延州執許從實鄜州李彥容坊州李彥昱皆棄城走梁太祖乃以萬興爲延州刺史忠義軍節度使以牛存節爲保大軍節度使已而劉知俊叛乃徙存節守同州以萬金爲保大軍節度使萬興累遷檢校太師兼中軍令封渤海郡王貞明四年萬金卒乃以萬興爲鄜延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徙封北平王梁亡莊宗入洛萬興嘗一來朝同光三年卒於鎮萬興兄

弟皆驍勇而未嘗立戰功然以戍兵降梁梁取鄜坊丹延自萬興始故其兄弟世守其土萬興死子允韜代立長興元年徙鎮安國又徙義成清泰中卒萬金子允權開運中爲膚施令罷居於家是時周密爲彰信軍節度使契丹滅晉延州軍亂逐密密守東城而西城之兵以允權爲留後聞漢高祖起太原遂歸漢卽拜節度使廣順三年卒

溫韜京兆華原人也少爲盜後事李茂貞爲華原鎮將冒姓李名彥韜茂貞以華原縣爲耀州以韜爲刺史梁太祖圍茂貞於鳳翔韜以耀州降梁已而復叛歸茂貞

茂貞又以美原縣爲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爲節度使末
帝時韜復叛茂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鼎州爲裕州
義勝爲靜勝軍卽以韜爲節度使復其姓溫更其名曰
昭圖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
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堦道下見宮室制度闕麗
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爲鐵
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
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晉
王以兵援友謙而趨華原韜懼求徙佗鎮遂徙忠武莊
宗滅梁韜自許來朝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皇后爲
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紹冲郭崇韜曰此劫
陵賊耳罪不可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還
鎮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已而赦之勒歸田里明
年流於德州賜死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
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
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述於無形
不足以動其心歟然而聞溫韜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
代之君往往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鑒
韜之禍其將終也爲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斂

五代史卷四十一
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後世母作下宮母置守
陵妾其意丁寧切至然實錄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
葬其平生所服袞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於京師
其一於澶州又葬其劍甲各二其一於河中其一於大
名者莫能原其吉也

五代史卷四十

五代史卷四十考證

李茂貞傳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鋌等敗行瑜于大唐峯

○鋌閣本作鋌

楊崇本傳太祖以兵西至河中遣柳王友裕擊之○柳
監本訛彬今改正

五代史卷四十考證

五代史卷四十一

宋

歐

陽

脩

撰

雜傳第二十九

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他才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稠爲人唐末羣盜起南方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真吾等之時無徒守此貧賤爲也乃相與聚兵爲盜衆推全播爲主全播曰諸君徒爲賊乎而欲成功乎若欲成功當得良帥盧公堂堂真君等主也衆陽諾之全播怒拔劍擊木三斬之曰不從吾令者如此木衆懼乃立光稠爲帥是時王

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爲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潮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巖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巖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僞北巖急追之伏兵發巖遂大敗光稠第戰功全播悉推諸將光稠心益賢之梁初江南嶺表悉爲吳與南漢分據而光稠獨以虔韶二州請命

于京師願通道路輸貢賦太祖爲置百勝軍以光稠爲防禦使兼五嶺開通使又建鎮南軍以爲留後開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延昌好遊獵其將黎求閉門拒延昌延昌見殺求因謀殺全播全播懼稱疾不出求乃自立請命于梁乾化元年拜求防禦使求暴病死其將李彥圖自立全播益懼遂稱疾篤杜門自絕彥圖疑之使人覘其動靜全播應覘爲狀以自免彥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第扣門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使全播治虔州七年有善政楊隆演遣劉信攻破虔州以全

播歸廣陵卒年八十五當盧氏時劉龔已取韶州及全播被執虔州遂入于吳

雷滿武陵人也爲人兇悍獍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南饑盜賊起滿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等聚諸蠻數千獵于大澤中乃擊鮮醢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伍長號土團軍諸蠻從之推滿爲帥是時高駢鎮荆南召滿隸麾下使以蠻軍擊賊駢徙淮南滿從至廣陵逃歸殺刺史崔翥遂據朗州請命于唐昭宗以澧朗爲武貞軍拜滿節度使是時澧陽人向瓌殺刺史呂自牧據澧州而溪洞諸蠻宋鄴昌師益等皆起兵剽掠湖外滿亦以輕舟

上下荆江攻劫州縣楊行密攻杜洪于鄂州荆南成汭出兵救洪汭戰敗溺水死於君山滿襲破荆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鑿深池於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滿居朗州引沅水塹其城上爲長橋爲不可攻之計天祐中滿卒子彥恭自立彥恭附于楊行密亦嘗攻劫爲荆湖患開平元年馬殷發兵攻彥恭彥恭恃塹爲阻逾年不能破三年彥恭奔于楊行密馬殷擒其弟彥雄等十人送于梁斬于汴市彥恭卒于淮南澧

朗遂入于楚

鍾傳洪州高安人也事州爲小校黃巢攻掠江淮所在盜起往往據州縣傳以州兵擊賊頻勝遂逐觀察使自稱留後唐以洪州爲鎮南軍拜傳節度使江夏伶人杜洪者亦據鄂州楊行密屢攻之洪頗倚傳爲首尾久之洪敗死是時危全諷韓師德等分據撫吉諸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攻之稍聽命獨全諷不能下乃自率兵圍其城城中夜火起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天嚮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明日乃亦聽命請以女妻傳子

匡時傳居江西三十餘年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天祐三年傳卒子匡時自稱留後請命于唐全諷曰聽鍾郎爲節度使三年吾將自爲之已而傳養子延規與匡時爭立乞兵于楊渥渥遣秦裴等攻匡時匡時敗被執歸于廣陵開平三年全諷等起兵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爲楊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遂入于吳

趙匡疑字光儀蔡州人也其父德謹事秦宗權爲申州刺史宗權反德謹攻下襄陽梁太祖攻蔡州宗權屢敗德謹乃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梁太祖初鎮宣武嘗爲宗權所困聞德謹降大喜表爲行營副都統河陽保義義

昌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州破之德誼功多德誼卒子匡凝自立是時成汭死雷彥恭襲取荆南匡凝遣其弟匡明逐彥恭太祖表匡凝荆襄節度使以匡明爲荆南留後是時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絕匡凝爲人氣貌雄偉性方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爲政有威惠太祖攻兗州朱瑾求救於晉晉遣史儼等將兵數千救瑾瑾敗與儼等奔于淮南晉王李克用遣人以書幣假道于匡凝以聘于楊行密求歸儼等晉王使者爲梁得太祖大怒是時梁已破兗鄆遣氏叔琮康懷英等攻匡凝叔琮取泌隨二州懷英取鄧州匡凝懼請盟乃止太祖已殺昭宗將謀代唐畏匡凝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匡凝對使者流涕答曰受唐恩深不敢妄有佗志太祖遣楊師厚攻之太祖以兵殿漢北匡凝戰敗以輕舟奔于楊行密師厚進攻荆南匡明奔于蜀匡凝至廣陵行密見之戲曰君在鎮城輕車重馬歲輸于梁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僕世爲唐臣歲時職貢非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公生死之耳行密厚遇之其後行密死楊渥稍不禮之渥方宴食青梅匡凝顧渥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爲媿渥遷匡凝海陵後爲徐溫所殺匡明卒于蜀

五代史卷四十一

五代史卷四十一考證

盧光稠傳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閣本度字
下無其字

雷滿傳汭戰敗溺水死于君山○閣本無水字

取器嬉水上○南本取字下有其字

鍾傳傳城中夜火起諸將請急攻之○監本闕城中夜
火起諸將七字今加入又一本無攻字訛

趙匡凝傳是時成汭死○汭監本訛訥今從雷滿傳改
正

五代史卷四十一考證

五代史卷四十二

唐 宋 歐陽修撰

雜傳第三十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販鹽為盜父抵法死宣乃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為軍校敬武以隸其將曹全晟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晟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州鄆州節度使薛宗卒其將翟君預自稱留後全晟攻殺君預遂據鄆州宣以戰功為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晟死軍中推宣為留後唐僖宗即拜宣天平軍節度使梁太祖鎮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鎮兵力尚少

數爲秦宗權所困太祖乞兵於宣宣與其弟瑾以兗鄆之兵救汴大破蔡兵走宗權是時太祖已襲取滑州稍欲并吞諸鎮宣瑾旣還乃馳檄兗鄆言宣瑾多誘宣武軍卒亡以東乃發兵收亡卒因攻之遂爲敵國苦戰曹濮間是時梁又東攻徐州西有蔡賊北敵強晉宣瑾兄弟自相首尾然卒爲梁所滅乾寧四年宣敗走中都爲葛從周所執斬于汴橋下

今流俗以宣瑾兄弟於名加玉者非也

瑾宣從父弟也從宣居鄆州補軍校少倜儻有大志兗州節度使齊克讓愛其爲人以女妻之瑾行親迎乃選壯士爲輿夫伏兵器輿中夜至兗州兵發遂虜克讓自

稱留後僖宗卽拜瑾泰寧軍節度使瑾與宣已破秦宗權於汴州梁太祖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曹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年大小數十戰與太祖屢相勝敗太祖得宣將賀瓌何懷寶及瑾兄瓊乃將瓊等至兗城下告瑾曰汝兄敗矣今瓊等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僞曰諾乃遣牙將胡規持書幣詣軍門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交語瑾曰願得瓊來送符印太祖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往瑾伏壯士橋下單騎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瓊前壯士擒之遂閉門責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太祖度

不可下乃留兵圍之而去瑾嬰城自守而與葛從周等戰城下瑾兵屢敗宣亦敗於鄆州乃乞兵於晉晉遣李承嗣史儼等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已破宣乃急趨兗瑾城中食盡與承嗣等掠食豐沛間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城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又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奔于淮南楊行密聞瑾來大喜解其玉帶贈之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以爲行軍副使其後梁遣龐師古葛從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瑾大破梁兵於清口斬師古行密累表瑾東南諸道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

密死渥及隆演相繼立皆年少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瑾乃謀殺知訓嘗以月旦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強通之妾歸自訴瑾益不平屢勸隆演誅徐氏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爲旣而知訓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爲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踏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蹠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攜其首馳示隆演曰今日爲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

呼曰吾爲萬人去害而以一身死之遂自刎潤州徐知誥聞亂以兵趨廣陵族瑾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爲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墓土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溫病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初瑾嘗病疽醫者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於是果然卒年五十二

王師範青州人也其父敬武爲平盧軍牙將唐廣明元

年無棣人洪霸郎爲盜齊棣間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率兵擊破之敬武反兵逐師儒自稱留後都統王鐸承制拜敬武節度使敬武卒師範立師範尚幼其棣州刺史張蟾叛昭宗以爲師範年少其下不服從乃拜太子少師崔安潛爲平盧節度使師範不受代蟾迎安潛入棣州師範遣其將盧洪攻蟾洪以兵返襲青州師範陽爲好辭遣人迎語洪曰吾幼未能任事賴諸將共持之爾不然聽公所爲也洪以師範無能爲遽還不爲備師範伏兵於道語其僕劉劓曰洪來爲我斬之用爾爲牙將明日洪來師範出迎劓於坐上斬之伏兵發盡

殺其餘兵乃急攻棣州破張蟾安潛奔歸于京師昭宗
乃拜師範節度使師範頗好儒學聚書至萬卷爲政有
威愛梁太祖圍昭宗於鳳翔宦官韓全誨等矯詔召諸
鎮兵以擊梁詔至青州師範泣曰諸鎮有兵所以藩扞
天子今天子危辱而諸鎮反以兵自衛吾雖力不足當
成敗以之乃遣使乞兵於楊行密是時梁已東下兗鄆
師範乃遣劉勗與其弟師魯分攻兗密諸州遣張居厚
以壯士二百爲輿夫伏兵輿中西馳梁軍稱師範使者
聘梁因欲劫殺太祖居厚至華州東城華州將婁敬思
疑其有異剖輿視之見其兵居厚遂擊殺敬思以兵攻

西城不克而反劉鄩逐葛從周取兗州而平盧諸州皆
起兵攻梁其後梁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
友寧戰死復遣楊師厚攻之屯于臨朐師範以兵迫之
師厚陽爲怯不敢出間遣人陽言曰梁兵少方乞兵於
鳳翔今糧且絕當還軍師範以爲然乃遣師魯悉兵攻
之師厚拒而不戰師魯兵却師厚追擊至聖王山師魯
大敗遂傅其城而梁別將劉重霸下其棣州師範乃請
降太祖許之師範素服乘驢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
禮久之表師範河陽節度使太祖卽位召爲右金吾衛
上將軍居于洛陽太祖心欲誅之未有以發太祖諸子

已封王宴於宮中友寧妻泣謂太祖曰陛下化家爲國諸子人人皆得封而妾夫獨以戰死柰何讐人猶在朝廷太祖奮然戟手曰吾亦幾忘此賊乃遣人就洛陽族滅之使者至先掘坑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爲具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况有罪乎然懼少長失敘下愧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起就戮於坑所聞者皆哀憐之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也爲人驍勇力兼數人少學讀書不成去爲僧以其無賴所往皆不容乃行乞食酸棗市中市中人皆不與罕之擲器于地裂其衣又去爲盜是

時黃巢起曹濮乃往依之巢北渡江罕之與其麾下走淮南自歸於高駢駢表光州刺史歲餘秦宗權急攻光州罕之不能守還走項城收其餘衆依諸葛爽於河陽爽以罕之爲懷州刺史巢已敗走爽降唐僖宗拜爽東南面招討使以攻宗權爽表罕之副使使以兵屯宋州又表河南尹東都留守秦宗權遣孫儒攻河南罕之兵少西走澠池儒燒宮闕剽掠而去罕之壁澠池歲餘諸葛爽死其將劉經立爽子仲方仲方年少事皆任經經慮罕之兇勇難制以兵攻之罕之返擊走經罕之追至鞏縣陳舟于汜水將渡河經遣張言拒之河上言反背

經與罕之合攻河陽爲經所敗退保懷州已而孫儒陷洛陽仲方奔于梁梁兵擊走儒罕之襲取河陽言取河南皆附于梁罕之與言皆爽叛將事已成乃相與交臂爲盟誓同休戚不相忘罕之御衆無法性苛暴頗失士心而言善治軍旅教民播殖務爲積聚罕之用兵言嘗供給其乏罕之求取無已言頗苦之不能輸罕之召言軍吏笞責之言益不平罕之悉兵攻晉絳言夜襲河陽罕之奔晉晉表罕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以兵三萬助罕之攻言言求救於梁罕之敗于沈河乃歸太原李克用延之帳中罕之留其子頊事晉乃之澤州日以兵鈔

懷孟間啖人爲食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攻殺之立柵其上時人號曰李摩雲是時晉方徇地山東頗倚罕之爲扞蔽李茂貞等犯京師克用以兵至渭北僖宗以克用爲邠州四面行營都統表罕之爲副破王行瑜加檢校太尉食邑千戶罕之自以功多於晉私謂蓋寓曰自吾脫身河陽賴晉容我未能有以報之今行老矣無能爲也若吾王見憐與一小鎮使休兵養疾而後歸老幸也寓爲言之克用克用不對佗日諸鎮擇守將未嘗及罕之罕之心益怏怏寓告克用懼罕之有佗心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然鷹鳥之性飽則颺矣光化元年

潞州薛志勤卒罕之遽入潞州使人啓晉王曰志勤且死新帥未至所以然者備佗盜耳克用大怒遣李嗣昭攻之罕之執晉守將馬漑伊鐔等遣子頎送于梁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守潞州以罕之爲河陽節度使行至懷州以疾卒年五十八罕之初背梁而歸晉晉王以罕之守濮州罕之留其子頎與莊宗遊甚狎後罕之背晉以歸梁晉王怒欲殺頎莊宗與之駿馬使奔于梁梁太祖得頎父子大喜使與友倫將兵以衛昭宗故頎當太祖時常掌禁兵末帝誅友珪頎與其謀拜右羽林統軍澶州刺史事唐歷衛衍二州刺史累遷右領軍衛上將軍天福中卒年七十贈太尉

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爲軍卒以勇力選爲隊將唐廣明中潞州節度使高潯攻諸葛爽于河陽遣方立將兵出天井關爲先鋒潯爲其將劉廣所逐廣爲亂軍所殺方立聞亂引兵自天井入據潞州唐因以爲昭義軍節度使昭義所節制澤潞邢洺磁五州而治潞州方立以謂潞州山川高險而人俗勁悍自劉稹以來嘗逐其帥且已邢人也因徙其軍于邢州而潞人怨方立之徙也因以澤潞二州歸于晉晉遣李克修爲澤潞節度使方立以邢洺磁三州自爲昭義軍晉數遣李存孝等出

兵以窺山東三州之人俘掠殆盡赤地數千里無復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于梁梁方東事兗鄆不能救也文德元年方立乞兵于王鎔以攻晉鎔許之方立乃遣其將奚忠信攻晉遼州而鎔以佗故不能出兵兵既失約忠信大敗而晉兵乘勝攻之方立將石元佐者善兵而多智方立嘗信用之忠信之敗也元佐爲晉將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問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堅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急攻其磁州方立來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爲然軍于淦水之西方方立果帥兵來救爲金俊所敗馳入邢州閉壁不復出外無救兵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守者皆不應方立知不可乃歸飲酖而卒軍中以其弟洺州刺史遷爲留後求救於梁梁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遷執虔裕降晉晉徙遷族于太原以爲汾州刺史後以爲澤潞節度使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遷開門降爲梁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過潞以遷歸于梁梁太祖惡其反覆殺之

王珂河中也其仲父重榮以河中兵破黃巢有功於唐拜河中節度使重榮無子以其兄重簡子珂爲後重榮卒弟重盈立重盈卒軍中乃以珂重榮子立之重盈

子陝州節度使珙絳州刺史瑤與珂爭立珙瑤以書與梁太祖言珂故王氏蒼頭小字忠兒不應得立珂亦求援於晉晉人言之朝昭宗以晉故許之而珙瑤亦西結王行瑜韓建李茂貞爲援行瑜等交章論列昭宗報以重榮與晉於唐嘗有大功業許之不可易行瑜等怒以兵犯京師殺宰相李磈等而去珙瑤連兵攻珂河中珂求援於晉晉兵西討三鎮行下絳州斬瑤而過至于渭北擊破行瑜昭宗卒以珂爲河中節度使晉以女妻之遣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珙陝州珙爲人慘刻嘗斬人擲其首於前言笑自若其下苦之偏將李璠因珙戰敗殺

珙自稱留後是時梁已下鎮定將移兵西而昭宗爲劉季述所廢京師大亂崔胤陰召梁以兵西梁太祖以珂在河中懼爲患乃顧張存敬侯言以一大繩與之曰爲我持此縛珂來存敬等兵出含山破晉絳二州遣何緡以兵守之絕晉援存敬圍河中珂告急於晉晉以緡故不得前珂乃遣其妻以書告晉王曰賊勢如此朝夕乞食於梁矣大人何忍而不救邪晉王報之曰梁兵爲阻衆寡不敵救之則并晉俱亡不若與王郎自歸朝廷珂乃爲書與李茂貞曰天子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以安王室今朱公棄約以見攻其勢不止於弊邑若弊邑朝

亡則西北諸鎮非諸君所能守也願與華州出兵潼關以爲應茂貞不報珂計窮乃治舟于河將歸于京師珂夜登城諭守陴者守陴者皆不應牙將劉訓夜入珂寢白事珂叱之曰兵欲反邪訓乃解衣自索而入曰公苟懷疑請先斷臂珂曰事急矣計安出乎訓曰公若攜家夜濟人必爭舟一夫鴟張大事卽去不若遲明以情諭軍中願從者猶得其半不然且爲歛狀以緩梁兵徐圖向背珂以爲然梁太祖自同州降唐卽依重榮以母王氏故事重榮爲舅珂乃登城呼存敬曰吾與梁王有家世之舊兵當退舍俟梁王來吾將聽命存敬乃退舍使

人馳詣太祖於洛陽太祖至河中先之城東哭於重榮之墓而後入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太祖謂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亡國之禮見太師其謂我何珂迎於路太祖握手嘘唏乃徙珂於汴太祖以珂晉壻也疑其貳已使珂西入覲行至華州使人殺之傳舍瓚重盈之諸子也梁太祖已執珂自領河中節度使以瓚爲吏瓚事梁爲諸衛大將軍泰寧鎮國軍節度使末帝時爲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瓌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是時晉已城德勝瓚自黎陽渡河攻澶州不克退屯楊村扼河上流與晉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瓚卒無

功未帝遣戴思遠代瓚復爲開封尹莊宗自鄆入京師
末帝聞唐兵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爲自持國寶指其
宮室謂瓚曰使吾能保有此者繫卿之畫如何耳唐兵
已過宛胸瓚驅率市人登城拒守唐兵攻封丘門瓚開
門迎降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婚姻
然人臣各爲主耳復何罪邪因以爲開封尹遷宣武軍
節度使已而故梁臣趙巖張漢傑等相次誅死瓚以憂
卒贈太子太師

趙犖其先青州人也世爲陳州牙將犖幼與群兒戲道
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

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壯善用弓劍爲人
勇果重氣義刺史聞其材召置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
軍都虞候王仙芝寇河南陷汝州將犯東都犖引兵擊
敗之仙芝乃南去已而黃巢起所在州縣往往陷賊陳
州豪傑數百人相與詣忠武軍求得犖爲刺史以自保
忠武軍表犖陳州刺史已而巢陷長安犖語諸將吏曰
以吾計巢若不爲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衆東走吾州
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爲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
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翊爲將巢敗果東
走先遣孟楷據項城昶擊破之執楷以歸巢從後至聞

楷被執大怒旣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其衆圍犇置春磨寨糜人之肉以爲食陳人大恐犇語其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巢柵城北三里爲八仙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餉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陳州舊有巨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翊創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日犇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陳擊敗巢將黃鄴于西華西華有積粟巢恃以爲餉及鄴敗巢乃解圍去梁太祖入陳州

犇兄弟迎謁馬首甚恭然犇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降心屈迹爲自託之計以梁援已因爲太祖立生祠朝夕拜謁以其子巖尙太祖女是謂長樂公主黃巢已去秦宗權復亂淮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蔡最近犇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唐昭宗卽以陳州爲忠武軍拜犇節度使犇已病乃以位與其弟昶後數月卒昶乘大寇新滅乃休兵課農事梁尤謹梁兵攻戰四方昶饋輓供億未嘗少懈昶卒翊代立翊頗知書乃求鄧艾故迹決翟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大賴之梁太祖已降韓建取同華徙翊爲同州留後

入唐爲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疾免官歸陳卒于家
陳人爲之罷市犍次子巖梁末帝時爲戶部尚書租庸
使與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
爲事而末帝爲人特和柔恭謹然性庸愚以漢傑婦家
而巖壻也故親信之梁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獨不
悟以至於亡初友珪弑太祖自立以末帝爲東都留守
巖如東都末帝與之飲酒從容以誠欵告之巖爲末帝
謀遣人召楊師厚兵起事巖還西都卒與袁象先以禁
兵誅友珪取傳國寶以授末帝末帝立巖自以有功於
梁又尚公主聞唐駙馬杜悰位至將相自奉甚豐恥其

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哀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
物半入其私巖一飲食必費萬錢故時魏州牙兵驕數
爲亂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楊師厚逐羅氏據魏州復
置牙兵二千人末帝患之師厚死巖與租庸判官郃贊
議曰魏爲唐患百有餘年自先帝時嘗切齒紹威以其
前恭而後倨今先帝新棄天下師厚復爲陛下憂所以
然者以魏地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寧知後
人不爲師厚邪不若分相魏爲兩鎮則無北顧之憂矣
末帝以爲然乃分相澶衛爲昭德軍牙兵亂以魏博降
晉梁由是盡失河北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澶

魏之間兵數敗巖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卽位猶未郊天議者以爲朝廷無異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翔以爲不可曰今府庫虛竭箕歛供軍若行郊裡則必賞賚是取虛名而受實弊也未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楊劉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濮矣京師大風拔水未帝大懼從官相顧而泣未帝乃還東都遂不果郊鎮州張文禮殺王鎔使人告梁曰臣已北召契丹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則晉兵憊矣敬翔以爲然巖與漢傑皆以爲不可乃止其後黜王彥章

用段凝皆巖力也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爲登建國樓以問羣臣羣臣或曰晉以孤軍遠來勢難持久雖使入汴不能守也宜幸洛陽保嶮以召天下兵徐圖之勝負未可知也未帝猶豫巖曰勢已如此一下此樓何人可保末帝卒死於樓上當巖用事時許州溫韜尤曲事巖巖因顧其左右曰吾常待韜厚今以急投之必不幸吾爲利乃走投韜韜斬其首以獻莊宗已滅梁巖素所善段凝奏請誅巖家屬乃族滅之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

言爲至論也夫爲善而受福焉得禍爲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爲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犇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犇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也唐末山南盜孫喜以衆千人襲均州刺史呂燧燧不能禦行襲爲州校乃陰選勇士伏江南獨乘小舟逆喜告曰州人聞公至皆欲歸矣然知公兵多民懼虜掠恐其驚擾請留兵江北獨與腹心

數人從行願爲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立定喜以爲然乃留其兵江北獨與行襲渡江軍吏前謁行襲擊喜仆地斬之伏兵發盡殺從行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行襲均州刺史是時僖宗在蜀諸鎮貢獻行在者皆道山南盜賊多據州西長山以邀劫之行襲盡破諸賊洋州葛佐辟行襲行軍司馬使以兵鎮谷口通秦蜀道行襲由此知名李茂貞兼領山南遣子繼臻守金州行襲逐之遂據金州昭宗乃以金州爲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昭宗在岐梁太祖引兵而西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郗文晏等二十餘人召兵江淮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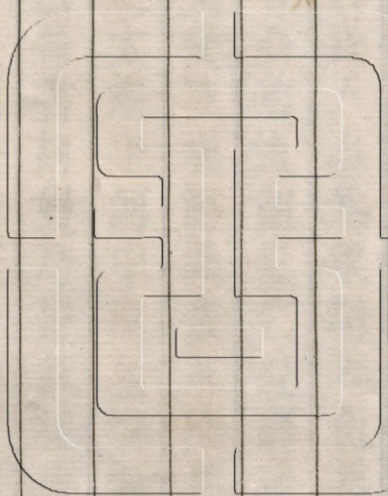
五代史卷四十二
拒太祖行襲已附梁乃盡殺文晏等太祖攻趙匡凝于襄陽行襲遣子勗以舟兵會均房以功遷匡國軍節度使行襲爲人嚴酷少恩而所至輒天幸境早有蝗則飛鳥食之歲凶田中鹵穀自生唐衰知梁必興尤盡心傾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長樂郡王卒贈太傅諡曰忠敬

五代史卷四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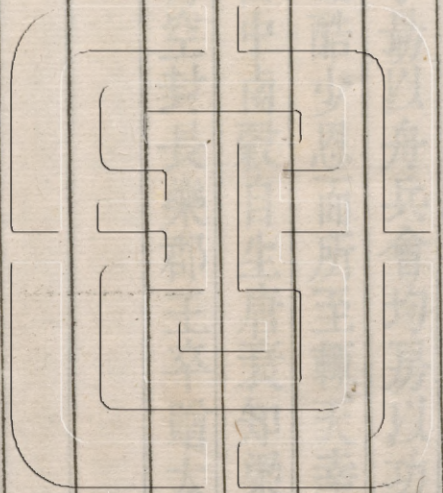
五代史卷四十二考證

李罕之傳其將劉經立爽子仲方仲方年少事皆任經

○任經閣本作經任



五代史卷四十二考證



○五世開本并卷五

宋 歐陽 修 撰

五代史卷四十三

雜傳第三十一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爲梁騎兵伍長梁兵擊黃巢陳許間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從攻徐兗表宿州刺史使攻襄陽戰數敗降爲陽翟鎮遏使久之遷曹州刺史太祖下河中取晉絳晉王遣使致書太祖求成太祖以晉書詞媢乃遣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出石會營于洞渦久之糧盡乃旋表晉州刺史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

乾隆四年校刊

五代史卷四十三

傳

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爲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爲有伏兵乃退屯于蒲縣太祖遣友寧兵萬人會叔琮禦晉友寧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救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太祖大喜曰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爲殿而還至石會留數騎以大將旗幟立于高岡晉兵疑其有伏乃不敢追久之徙保大軍節度使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弑昭宗已而殺之

李彥威壽州人也少事梁太祖爲人穎悟善揣人意太祖憐之養以爲子冒姓朱氏名友恭歷汝潁二州刺史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劉季述廢昭宗立皇太子裕爲天子昭宗反正以爲太子年幼爲賊所立赦之復其始封爲德王昭宗自岐還太祖見裕眉目疎秀惡之謂宰相崔胤曰德王嘗爲季述所立安得猶在乎公白天子殺之胤奏之昭宗不許佗日以問太祖太祖曰臣安敢及之胤欲賣臣爾昭宗遷洛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也全忠何爲欲殺之因泣下鬻指流血玄暉具以白太祖太祖益惡之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于東都爲梁

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爲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
但稱天復王建亦傳檄天下舉兵誅梁太祖大懼恐昭
宗奔柁鎮以兵七萬如河中陰遣敬翔至洛告彥威與
氏叔琮等使行弑逆八月壬辰彥威叔琮以龍武兵宿
禁中夜二鼓以兵百人叩宮門奏事夫人裴正一開門
問曰奏事安得以兵入龍武牙官吏太殺之趨椒蘭殿
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劍逐之昭宗單衣旋
柱而走太劍及之昭宗崩訃至河中太祖陽爲驚駭投
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邪太祖至
洛流彥威叔琮嶺南使張廷範殺之彥威臨刑大呼曰

賣我以滅口其如神理何顧廷範曰勉之公行自及遂
見殺已而還其姓名莊宗時得故唐內人景姪言當彥
威等弑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爲一坑
瘞于龍興寺北請合爲一冢而改葬之詔以故濮王爲
首葬以一品禮云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唐潞州節度使振爲唐金吾衛
將軍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梁以策
干太祖太祖留之太祖兼領鄆州表振節度副使振奏
事長安舍梁邸宦官劉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希正因
梁邸吏程巖見振曰今主上巖急誅殺不辜中尉懼及

禍將行廢立請與諸邸吏協力以定中外如何振駭然曰百歲奴事三歲主而敢爾邪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爲此不祥也振還季述卒與巖等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上皇立皇太子裕爲天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洛間季述詐爲太上皇誥告太祖太祖猶豫未知所爲振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爲霸者資也今闔宦作亂天子危辱此正仗義立功之時太祖大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胤謀出昭宗昭宗返正太祖大喜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矣王師範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師範疑懼不知所爲振曰獨不聞

漢張繡乎繡與曹公爲敵然不歸袁紹而歸曹公者知其志大不以私讎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以故怨害忠臣乎師範洗然自釋乃西歸梁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入有所小怒必加譴謫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振爲鴟梟太祖之弒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宗崩太祖問振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等而殺之振常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

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爲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太祖卽位累遷戶部尚書友珪時以振代敬翔爲崇政院使莊宗滅梁入汴振謁見郭崇韜崇韜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爾已而伏誅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爲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簿書唐司空裴瓌判度支辟爲出使巡官都統王鐸鎮滑州奏迪汴宋鄆等州供軍院使鐸爲租庸使辟租庸招納使梁太祖鎮宣武辟節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留迪以調兵賦太祖乃榜院門以兵事自處而以貨財獄訟一切任迪太祖西攻岐王師範謀襲汴遣健卒苗

公立持書至汴陰伺虛實迪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乃屏人密詰之具得其事迪不暇啓遣朱友寧以兵巡兗鄆以故師範雖竊發而事卒不成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鑾叶贊功臣將吏入見太祖曰迪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之佗人不足當也迪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卽位召拜右僕射居一歲告老以司空致仕卒于家韋震字東卿雍州萬年人也初名肇爲人彊敏有口辯事梁太祖爲都統判官申叢執秦宗權欲送于太祖又欲自獻於京師又欲挾宗權奪其兵太祖遣震入蔡州視之叢遣騎兵三百迎震欲殺之震以計得免還白太

祖曰叢不足慮爲其謀者牙將裴涉妄庸人也叢後果爲郭璠所殺璠以宗權歸于太祖太祖欲大其事請獻俘于唐唐以時溥破黃巢獻馘而已宗權不足俘左拾遺徐彥樞亦疏請所在斬決太祖遣震奏事京師往復論列卒俘宗權太祖德之表爲節度副使昭宗幸石門太祖遣震由虢略間道奉表行在昭宗賜其名震太祖已破兗鄆遂攻吳大敗于清口太祖懼諸鎮乘間圖己乃諷杜洪鍾傳王師範錢鏐等薦己爲元帥且求兼領鄆州昭宗初不許震彊辯敢大言語數不遜昭宗卒許梁以鄆州太祖遂兼四鎮表震鄆州留後昭宗遷洛震入爲河南尹六軍諸衛副使以病瘖守太子太保致仕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末帝卽位加太師卒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汴州富人李讓闌得之養以爲子梁太祖鎮宣武以李讓爲養子循乃冒姓朱氏稍長給事太祖帳下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爲子乳母之夫姓趙循又冒姓爲趙氏名殷衡昭宗東遷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悉以梁人代之以王殷爲宣徽使循爲副使循與蔣玄暉張廷範等共與弒昭宗之謀其後循與玄暉有隙哀帝卽位將有事于南郊循因與王殷讒于太祖曰玄暉私侍何太后

與廷範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是時梁兵
攻壽春大敗而歸哀帝遣裴迪勞軍太祖見迪怒甚迪
還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王備九錫太祖拒而不受玄
暉與宰相柳璨相次馳至梁自解璨曰自古王者之興
必有封國而唐所以不卽遜位者當先建國備九錫然
後禪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乎璨懼馳去太
祖遣循與王殷弒何太后因殺璨及玄暉廷範等以循
爲樞密副使唐亡事梁爲汝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租
庸使始改姓孔名循莊宗時權知汴州明宗自魏兵反
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於北門迎莊

宗於西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一而戒其人曰先至者入
之明宗先至遂納之明宗卽位以爲樞密使明宗幸汴
州循留守東都民有犯麴者循族殺其家明宗知其寃
因詔天下除麴禁許民得造麴循爲人柔佞而險猾安
重誨尤親信之凡循所言無不聽用明宗嘗欲以皇子
娶重誨女重誨以問循循曰公爲機密之臣不宜與皇
子婚重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以女妻皇
子明宗卽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誨始惡其爲人出循
爲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橫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太尉
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材畧黃巢陷長安

惟最率其鄉里子弟得義兵千人南攻巢于咸陽興平州將壯其所爲益以州兵二千與破賊功拜右金吾衛大將軍朱玫亂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累遷鄜州節度使留京師宿衛鄜州將吏詣闕請惟最之鎮京師民數萬與神策軍復遮留不得行改荆南節度使在京制置分判神策軍號扈駕都是時京師數亂民皆賴以爲保德昭以父任爲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三年劉季述廢昭宗幽之東宮宰相崔胤謀反正陰使人求義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與孫承誨董從實應胤胤裂衣襟爲書以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未旦季述將朝德昭伏

甲士道旁邀其輿斬之承誨等分索餘黨皆盡昭宗聞外諠譁大恐德昭馳至扣門曰季述誅矣皇帝當反正何皇后呼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擲其首入已而承誨等悉取餘黨首以獻昭宗信之德昭破鎖出昭宗御丹鳳樓反正以功拜靜海軍節度使賜姓李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圖形凌煙閣俱留京師號三使相恩寵無比是時崔胤方欲誅唐宦官外交梁以爲恃而宦官亦倚李茂貞爲扞蔽梁岐交爭冬十月宦者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承誨從實皆從而德昭獨與梁乃率兵衛胤及百官保東街

五作號卷四十三
傳
趙梁兵以西梁太祖頗德其附已以龍鳳劔鬪鷄紗遺之太祖至華州德昭以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同州留後將行京師民復請留遂留爲兩街制置使梁兵圍鳳翔德昭以其兵八千屬太祖太祖益德之使先之洛陽賜甲第一區昭宗東遷拜左威衛上將軍以疾免太祖卽位以烏銀帶袍笏名馬賜之疾少間以爲左衛大將軍末帝立拜左金吾大將軍以卒承誨從實至鳳翔與宦者俱見殺

王敬堯潁州汝陰人也事州爲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劫汝潁間刺史不能拒敬堯遂代之卽拜刺史敬堯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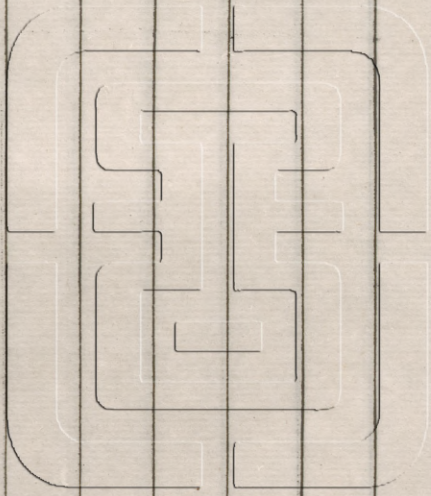
人狀貌魁傑而沉勇有力善用鐵槍重三十斤潁州與淮西爲鄰境數爲秦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悉陷河南諸州獨敬堯不可下由是潁旁諸州民皆依敬堯避賊是時所在殘破獨潁州戶二萬梁太祖攻淮南道過潁州敬堯供饋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敬堯沿淮指揮使其後梁兵攻吳麗師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潁大雪士卒飢凍敬堯乃沿淮積薪爲燎爲作糜粥舖之亡卒多賴以全活太祖表敬堯武寧軍留後遂拜節度使天祐三年爲左衛上將軍太祖卽位敬堯以疾致仕後卒于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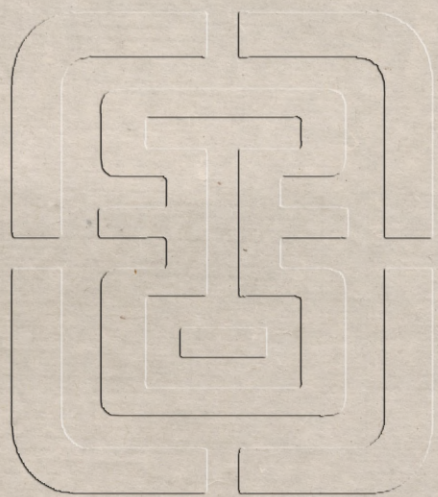
蔣殷幼爲王重盈養子冒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以王氏舊恩錄其子孫表殷牙將太祖尤愛之唐遷洛陽殷爲宣徽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陽轉攻淮南還屯正陽哀帝遣殷勞軍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蔣玄暉等有隙因譖之太祖言玄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侯助祭者以謀興復太祖大怒哀帝爲改卜郊是時太祖將有篡弑之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爲玄暉等言梁王禪位後願全唐家子母殷乃誣玄暉嘗私侍太后太祖斬玄暉及張廷範柳璨等遣殷弑太后於積善宮哀帝下詔慙愧自言以母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郊庶人友珪與殷善友珪弑太祖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使末帝卽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不受代王瓚亦王氏子懼爲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其本姓蔣末帝詔削殷官爵還其姓遣牛存節討之殷舉族自燔死

五代史卷四十三

五代史卷四十三考證

韋震傳太祖懼諸鎮乘間圖已○監本闕圖字今增正





五代史卷四十三考證

章真外太祖顯赫與來問圖曰○益本開國李令會

